

◀ (上接6版)

准备一辈子做宋史，还是来摸摸学术路径的可能性，或者来培养多方面的基本能力，选择也是很不一样的。老师们的培养方式也不一样，像我父亲他们会说要读《长编》，但漆侠先生是领他的学生读《文献通考》，也有老师主张读《宋史》，黄宽重老师从读文集开始。所以我觉得没有哪一个是唯一合理的选择，但你不该知道，你这种入手方式特有的好处和不足在什么地方。

另外，我还想说到的一点是，1987-88年我在美国，每周去参加两次郝若贝(Robert Hartwell)教授的读书会，当时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，就是他非常注重社会科学的著作。在他的课堂上，会读诺思(Douglass North)讲制度经济学的东西，会和研究法国中世纪的教授联合开课，一个人讲中国的中世纪，一个人讲法国的中世纪，而且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做他的电子数据库。他给我的提醒是，要注意社会科学对人文、历史学科的刺激。不论你是学宋史还是其他学科，尤其在国读博士的同学，要特别有这样的意识。在西方的大学里，博士生可能要选两个到四个方面作为重点学习的领域(fields)，这是一种教育体制内的要求，但是国内大学没有这样的要求，所以更要靠大家有意识地往这些方面努力，争取有所补充。

## 年轻学者如何选择论文题目

**赵冬梅：**就博士论文的题目来说，每个人的选择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性，但是这里面应该也有共通的东西。那么各位老师认为，怎样的题目才是有价值的题目？

**伊佩霞：**我认为选题很难。至少在美国人们压力很大，要尽早确定选题，写一份出色的开题报告并进行答辩。要是贸然进入，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题目上胶着十年。理想情况下，我认为可以通过比较阅读获取灵感。如果你研究宋史，可以多读一些明清的材料，尤其是一些二手资料。很多情况下，在前朝或后朝的某些领域，已经有学者做了有意义且深入的研究，但是宋史领域还没有做过。所以这可能

是一个有趣的着手点。

我认为也要和中国以外的地区比较。我们会要求学生选择一个中国以外的研究领域，学生们通常会选择欧洲历史。你也可以观察欧洲史研究者的研究方法，或许可以将他们研究宗教和城市的方式运用于中国史的研究。艺术史领域最好等你阅读了足够的一手文献，知道这到底是否可行以后才去做研究。我看到很多人开题报告写得很好，但是没办法开展研究，因为材料太少了。在我工作的华盛顿大学，系主任想让学生们的博士论文快速过审，学院想让候选人更快地过审，所以你必须某种程度上对抗这一系统，最终选一个好题目。

**包弼德：**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按照你自己的兴趣去选题目。很多题目或领域不一定是按照朝代发展的。比如，所谓的宋明理学不是从宋朝初年开始的，而是在熙宁年间、元祐年间开始发展，到元朝、在蒙古人的领导之下才真正建立的。所以朝代固然有用，但是从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的立场上来讲，我们也有别的视角。

如果你对某一个特定的领域感兴趣，例如家族的发展，思想的转换，或者价值观的变迁，那么你需要考虑，在这个领域之内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

中什么是重要的。有的学生有很有意思的话题，可是和当时的历史情景根本没有关系。或者，有些话题在今天的学术界很重要，但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材料支撑。一个真正重要的话题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就应当是重要的，材料也肯定足够。

可是，上面我提到的所谓领域和话题还不能算是一个研究题目。研究题目是什么呢？如果当时某个现象是重要的，那我们需要去解释那个现象为什么会变得重要。为什么本来一个不太重要的趋势会变成非常主流、非常重要的现象。然后你要了解这些现象在当代的学术界是如何被解释的，如果现有的解释已经充足、有说服力，那这个现象也许你就不必再研究，如果现有的解释不能说服你，那你再动手研究。

我本来研究宋史是出于对制度史的兴趣，我比较常用地方志、《宋会要》这样的材料。可是后来开始念四书五经，我的兴趣就变成了思想史。在唐宋变迁之际，在思想史方面最重要的现象就是道学的兴起，同时，在社会史方面也发生了从唐代的士家大族到宋代的士人社会的变迁。我认为这两个现象应该有关联：社会变迁就是精英的变迁，也有思想的变迁。怎么去解释宋明理学、道学变

成了主流思想呢？我对当时已有的解释并不满意，所以就有了我的博士论文。

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苏轼和苏门四学士的。他们觉得他们所投入的文学是当时思想文化的主流，其实，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只是支流而已。我读《宋元学案》，发现苏轼和王安石是最后几卷，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能说是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，可是当时他们自己是主流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？我当时觉得这是值得研究的。

**伊佩霞：**我想补充一点，中国和外国研究者在选题上很不同，是因为（对我们来说）让人对你的题目感兴趣很重要。我认为，如果要一直保持你的研究兴趣，就必须想象有一个和你趣味相投的读者群。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人对宋代的思想史感兴趣，会读你的作品。一般来说你研究的历史时段越早，找到很多读者的概率会越小。做清史肯定比做宋史得到的读者多。到底是研究前人没有开垦过的领域，还是做别人做过的题目从而可以与同行对话和交流，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平衡的。

**包弼德：**我也要补充一点。伊佩霞教授讲得很对，我们知道她本来是做唐史的，后来变成宋史。我们的解释是因为研究宋史的人比研究唐史的人聪明——至少是更多。（笑）但我不完全同意说选择的题目必须一定得有人感兴趣。我开始做博士论文的时候，想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苏轼和他的弟子，我还记得我第一个老师非常反对，他说，文学和历史没什么关系，他们并不重要。我说，可是当时的人都说文学很重要。我问老师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不重要。他说，我是中国人，所以我知道。有时候你要反对你的老师。后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接受我的看法，大概一直都没接受吧。

**包伟民：**在中国现在的学术生态面前，即便读了博士，还是有大量的博士去做了公务员，去做了其他工作。因为学术领域显然不是一个轻松的就业市场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考虑可能会更复杂一点。

所以我有时会特别功利主义，博士论文体量大，如果选错了，回头过来另选一个那就要命，恐怕没有让你推倒重来另选一个的余地。现实地考虑，首先得有足够东西写，也就是史学叙述的量得占比较

大，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体现你的思想。

要有叙述的内容，得有相应资料的支持。但更为难的是，究竟什么是问题？邓老师老说要有“问题意识”，也就是要找有牵动性、联系到的社会现象比较广泛深刻的问题。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如果现在有人写一篇宋代农民战争的博士论文，感兴趣的人不会太多。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，你得想一想，你挑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感兴趣。

所以我不太赞成同学做没人做过的题目，因为没人做过其实也就说明没人感兴趣。现在不可能再有没人做过的好题目留在那里。今天大家感兴趣、听众比较多的恐怕多半是老题目。我想我们的本事就应该在如何把旧题目做出新的味道。

我举我自己的例子，我做城市史，当时非常犹豫，这是一个老题目，但我很有兴趣。唐宋城市史的起点文献是加藤繁《宋代都市的发展》这篇文章。我想我如果不能在这篇文献中找出可以深入的余地来，就放弃这个题目。于是我把加藤繁文章中的每一条材料都对原书读，对了以后我慢慢有了信心——像加藤繁这样的大学者也不可能把一个题目做完，更何况那时候的研究条件不如我们。所以大家应该有信心。

**邓小南：**论文选题确实比较困难。田余庆先生曾经说，一个做历史的人如果找不到题目，那就是一个致命伤。到底该怎么选题，我认为，首先从阅读中来。包括阅读加藤繁这样的大师的一些著作；也包括阅读史料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来源，是从比较里来，很多想法是从比较中产生思考，进而“激活”的。就是伊佩霞教授刚才说的，这个时代和其他的、前后时代相比较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我们经常看到，某些时期会集中、大量地出现过去很少见到的话语表述，出现一些特别的处理问题方式，这些可能就是值得琢磨处，可能就是选题的方向。

我们说到选题，首先是一个方向，然后才是一个题目。方向的确很重要。比方说，我们都学过隋唐史，通史课程都是从唐讲到宋的，那么宋到底跟唐有什么继承性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像包弼德老师关注的是从思想上有什么异同，伊佩霞老师关注社会生活方面有什么异同，我关注从政治史方面有什么异同。我们读陈寅恪先



包伟民：“唐宋城市史的起点文献是加藤繁《宋代都市的发展》这篇文章。……像加藤繁这样的大学者也不可能把一个题目做完，更何况那时候的研究条件不如我们。所以大家应该有信心。”



日本历史学家加藤繁(1880—1946)《宋代都市的发展》(1931)一文，收入《中国经济史考证》(东洋文库，1952)。图为中译本《中国经济史考证》(吴杰译，中华书局，2012)书影。